

聞谷音著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大公出版社印行

No. 1143

\$ 145.00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聞谷音著

大公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每冊實價國幣一百四十五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編著者

聞

谷

音

印行者

大公出版社

發行者

大公出版社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目錄

(一) 中共反受降的陰謀

1. 破壞盟國受降協定
2. 阻礙美軍協助受降
3. 「向政府統治區解放」

(二) 中共反受降的行動

1. 在綏境「放第一槍」
2. 瘋狂的大肆破壞與搶奪
3. 倒行逆施的獸行申示

(三) 中共反受降的宣傳與詭計

1. 做賊喊賊轉移目標

中共反「降行動」之批判

目錄

2. 謠言攻勢製造是非

(四) 輿論對中共反受降的斥責

1. 各地人民團體的申斥

2. 國內外新聞界的譴責

3. 共軍覺悟份子的懺悔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聞谷音

八年多的長期抗戰，人民已夠苦了！一旦勝利！舉國歡躍欲狂，痛定思痛，人民方慶從此流離得所，稍可休養生息，國家復員工作，以及一切建設事業亦可準備進行；詎料在百餘萬日本侵略獸軍尚未繳出殺人的凶器正式向我投降的時候，而中共反受降的悲劇已積極的在暗中排演！興風作浪，掀起滔天大禍！憂心國事以及身受慘痛的人士雖在奔走呼號，籲請放下屠刀；但截至現在為止，亡國的禍根尚在偽裝之下加速的向各地延伸。有人說，現在團結談商不是若斷若續的在舉行嗎？民主，和平，統一，建設不見得就無希望！不錯，團結談商是事實；不過談來談去，團結談商，除了一部份無關大局的事項以外，仍然是一張白紙，尤其是軍事方面，不僅是此項反受降的源泉，而且是將來匯集的障礙。而況中共以前是以談判作宣傳，現在是以談商作掩護，一切因反受降而釀成的罪惡——破堤，毀路，拉丁，派捐，攻城，略地等等不一而足——都在這談商掩護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之下進行着！由不明真相的人看起來，必定會認為這是一個謎，或認為這是一個惡性的長期的擺子；其實要了解中共這種作法是很容易的，這無疑的是「中共反受降路線」在作祟。至於中共反受降路線的內容是些甚麼？簡單的說來，是陰謀，行動，宣傳。由這三種成份而構成的反受降路線，任憑你怎麼談商，呼籲，勸告，斥責：：都是不能贏得和平，徒然無效！這其中理由無須推攷，只須就事實來說明，以見中共由反受降路線而釀成的一切慘案是一種叛國的罪惡，而不是一種幼稚病的過失。茲將中共反受降路線分別批判於下：

(一) 中共反受降的陰謀

中共的反受降陰謀其目的所在，不外擴張地；欲擴張非爭取受降權不可，受降權因盟國有規定，故迫不及待，曲解規定，提前單獨向日軍接洽繳械，械不能繳，故不能不出之於搶，搶不到手，故不能不反受降，阻止國軍受降，更阻止盟軍協助中國解除日軍武裝，欲據地詐借假「解放區」名義不可；日軍已正式宣告投降，只待國軍接收，國

軍開到之日，即淪陷區解放之時，解放易於反掌，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中共不旋日軍攻佔之時，方謀解放，一如蘇軍之追擊德軍而解放被佔之土地，被壓迫之人民。而於日軍投降之際，向已收復或正在接收之區域侵擾，阻止接收，甚至不擇手段，鐵路，掘堤，攻城，擄虜，造成各地大混亂的局面；不僅受降區如此，即無日軍之大後方亦復如此，茲將中共反受降的陰謀分述之如左：

1. 破壞盟國受降協定

因爲中共受了反受降路線的錯誤指導，故不顧中國在同盟國間地位與信譽，於日本正式接洽向盟國投降之際，妄以延安總部總司令朱德的名義，擅發所謂延安總部受降令，茲將「延安總部命令」錄下：

「日本已無條件投降，同盟國在波茨坦宣言基礎上將會商受降辦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發佈下列命令：（一）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軍隊，及其指揮機關這

出通牒，限其於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繳出全部武裝，在繳械後，我軍當依照優待俘虜條例，給以生命安全之保護。(二)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偽軍偽政權發出通牒，限其於敵寇投降簽字前，率部反正，聽候編遣，過期即須全部解除武裝。(三)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四)我軍對任何敵偽所佔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分派接受，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理，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及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總司令朱德。」

不特此也，同時朱德並命令陶村寧文直接向所謂「解放區」的中共軍隊投降，茲將朱德致陶村寧文命令錄下：

「你應下令你所指揮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

朱德此等亂命之發佈，不啻給和平使者以一顆炸彈，一方面破壞了軍令政令之統一

性，形成割據局面；另一方面也破壞了波茨坦宣言條款之協定與亞洲盟軍統帥第一號命令之規定，引起國際糾紛。關於前者盟國必以爲我們的國家係無組織的國家，加深「國內有國」的誤解，使我們在同盟國中失掉四強的地位；關於後者盟國必誤以爲我們的政府係無統制力量的政府，不能遵守國際協定，履行同盟義務；幸中國偉大的友人赫爾利先生及魏德邁將軍早知中共反受降的陰謀，特重複的一再聲明「波茨坦宣言及亞洲盟軍統帥規定日軍應向蔣委員長所代表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投降」。美陸長柏德遜將軍亦有類似聲明謂：「中國中央政府乃經蘇英美承認者，此三國正與之合作，以完成日軍繳械及自華撤退工作，」乃盟國都承認國民政府，對於受降工作並多方協助；獨中共反不承認國民政府有全盤受降權，並從而反對之，破壞之，朱德曾爲此事先後向美英蘇三國駐華大使，並向中央提出內容相似的無理要求，其要求主要的內容是：

「國民政府及最高統帥不能代表『解放區』及日軍佔領區內民衆及抗日部隊，接受僞軍投降；並於投降後簽訂條約。」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評

國民政府及最高統帥是代表國家受降，代表國家的國民政府無權受降，難道國家體系以外的所謂「解放區」倒有權受降嗎？國家不能向日軍佔領區去受降，難道向日軍佔領區以外去受降嗎？受降條約不由代表國家的政府簽訂，又由誰簽訂呢？這種無理要求，本不值深辯，不過由此所表現的意態，却成爲抗戰勝利以後，中共反受降路線的總指標。由於這個總指標的錯誤，以故有「國軍從進佔區全部撤退」，「國軍從八條鐵路撤退」，「國軍從津浦路及平漢路大批撤退」，而公然由延安指示中英代表正式向政府提出。

中共企圖阻止國民政府接受日軍投降，及盟國協助國民政府解除日軍武裝之陰謀，能實現，故又進而勾結日俘，協同在各地作破壞工作，喚使日俘成立「日本解放同盟委員會」，在青島附近及膠濟路積極活動。並利用渡邊三郎爲會長，多方向日軍煽動，並造謠恐嚇，使日軍向其軍投降，並由延安派出大批日人轉作煽惑日軍投降中共的工作，在津浦路及平漢路大批散發日語忠告書及勸降書，亦爲此項目的而活動。諸如此類零碎碎的反受降的陰謀，真是舉不勝舉，舉此數端，以見其概。

二、圖阻美軍協助受降

美軍在日軍未投降以前協助我軍作戰之努力，正如在歐洲協助英蘇法各國對德作戰之努力完全一致，不過因為時間空間的關係，所給於中國的協助似覺太少；現在又協助我軍解除日軍武裝，並送送日俘僑歸國，（誠如柏德遜所聲明謂：「與美國有關之目前中國軍事問題乃為日軍之投降繳械與撤退，」）這一貫的有始有終的精神，現在和過去，完全一樣，過去美軍根據開羅會議的協議助我對日作戰，現在又依照波茨坦宣言的規定助我接受日軍投降，前後精神一致，義務相同，就是蘇軍此次對日宣戰，助我解除日軍武裝，並在東北延期撤退，其精神與義務與美軍亦完全一樣，中共如自認為是有人性，有天良的話，對此鉄一般的事實，絕不會故意歪曲，而於美軍協助我軍受降也絕不會多方企圖阻撓與中傷的；不幸中共為思想所蒙蔽，不肯放棄其反受降的陰謀，故不惜倒行逆施，始而被環盟邦協定，妄發受降命令，繼而多方阻撓破壞，釀成國際糾紛，終竟不惜殘民以逞，禍國自肥，關於前者上節已言之甚詳，關於後者當另節批判，茲僅就其

企圖阻撓盟軍協助我軍接受日軍投降而論，又可窺見其反受降的陰謀之另一形態；據美新聞處舊金山十月二十二日電：「美砲艦一艘，本日於上海及南京之江面，突遭射擊。」又據魏德邁十一月十六日的聲明：「自唐山至秦皇島載運美軍之火車經灤縣鄉鎮附近受到小規模襲擊；後美陸戰隊司令柏加亦在同一地點，遇同一事件；又據美新聞處上海十一月二十八日電：美亞洲艦隊長江分隊司令稱：美軍艦 PC134 號自漢返滬途中，於二十七日下午在距蘄春八英里處遭槍擊，以上所舉四項事實，不是中共要故意向美軍挑戰，而是反受降的陰謀在作祟，更進一步的，說是反受降路線指導的錯誤，眼見千載一時的擴軍擴地的機會行將過去，狗急跳牆，故不覺遷怒美軍，懷恨美軍，而演成節外生枝的種種罪行。至於企圖以謠言攻勢，造成廣泛的反美情緒，亦有一述的必要；中共污指美軍協助中國受降爲干涉中國的內政，希冀沖淡屢次同盟國際協定的重要性，最初是報紙廣播等宣傳的攻勢，接着是十八集團軍的抗戰，與延安紀念會所謂民衆的通電，隨後更在四處活動，假借種種名義，利用種種方式，來策動一種挑駁離間的破壞運動，

中共對美軍內無賴裁污，在彼等原意初未始不是認爲得計，藉此可以蒙蔽國人，逼走盟軍，但事實却得其反，陰謀一經揭穿，真相因而大白，適足證明裁污者的無賴。茲舉例說明：據新華日報十一月五日刊轉載黨熱滬訊，妄稱「美軍積極進行武裝干涉中國內政，登陸秦皇島之美軍，日來積極配合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軍委會發言人曾爲此事發表談話，直斥其爲捏造事實，顛倒是非；並云美軍於十月一日登陸秦皇島，原爲盟國最高統帥對日空襲作戰計劃之一部，當時該地爲日軍所控制，美軍登陸後之任務，在協助盟軍受降，並解除日軍武裝。又中共謠傳國軍與中共軍在遼化衝突時，國軍曾用美國製造之白砲一事，經魏德邁調查確實，該項砲彈碎片，顯示非美國製造者，已於十月廿二日以備忘錄遞呈蔣委員長；其他中共指責美機會於華北掃射火車及村落，以及美軍會參加對八路軍作戰兩點，魏德邁亦曾以備忘錄呈蔣委員長予以否認，並請轉知朱德，茲將魏德邁備忘錄原文披載如左：

魏德邁備忘錄原文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中共曾於無線電廣播及報章中不時指責在華美軍，此項報告揚述中共所提之指責，並附以徹底調查後所悉之事實：關於所稱掃射事實，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一日，中共於重慶及延安所辦之報紙，及延安廣播電台聲稱：「美機兩架由包頭方面出動，於卓資山車站附近襲擊並掃射機車。」延安廣播電台並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廣播稱：「美機兩架，於十一月十三十四兩日於惠民上空偵察，並威脅當地居民。十一月二十四日，萬全以西客車一輛亦被美機以機槍掃射。十一月二十二日，美機五架於臨沂盤旋，並掃射達半小時。另有美國銀灰色飛機二架，曾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掃射薩拉齊，被擊斃者五人，負重傷者十一人」。中共所稱美機掃射臨沂一節，及其發出之第三次指責。延安解放日報前曾於十一月十五日及十三日指稱：美機曾於十一月一日二日三日及六日掃射臨沂城。以上所述中共所提之指責業經予以調查，現悉：包頭，卓資山，惠民，萬全，及拉薩五地，均不在美軍第三海陸戰隊飛機之巡邏地區以內。美空軍人員從未駕駛飛機進行中共所稱之多次攻擊。臨沂係在海軍陸戰隊飛機之巡邏地區以內，但該地從未被美海軍

陸戰隊飛機掃射。美軍第三海軍陸戰隊司令答復中共之指責稱：「自戰事結束以來，美海軍陸戰隊飛機從未掃射中國境內上述或其他地區之銀灰色飛機一說，請予注意，本陸戰隊並無此種飛機。」關於所稱涉及美軍之事件：延安廣播電台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廣播聲稱：美軍會參加對八路軍作戰。據延安廣播：「美軍於十月三十日協同中央軍隊第九十四軍攻擊並佔領秦皇島西北小村海陽。秦皇島駐防之美軍並於十月三十一日協助中央軍隊第九十四軍進佔入路軍於十月十八日解放之北戴河。」據調查結果，駐於鐵路沿線之美海軍陸戰隊（此乃駐防附近區域僅有之美軍）並未參加攻佔任何一城市之任何戰事。中共所指責之其他各點：中共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指責「美軍官團」事件如下：（甲）「美軍官團指揮中央軍隊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及第九十二軍與八路軍作戰。」（乙）「美軍官團自設總部，下設情報作戰及供應三組，並有砲兵步兵運輸及軍器專家。」（丙）「中央軍隊，每軍均有美軍官數百人參預籌劃並指揮作戰。」評語：中國境內向無所稱「美軍官團」之組織，派隨中國戰區作戰指揮部之一美顧問及聯

絡組織，於戰時曾派若干聯絡隊（平均每隊官兵計一百五十人）前往若干指定之中國軍隊。各聯絡隊之任務為代表中國戰區作戰指揮部專事負責訓練中國軍隊，此項任務業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結束。該機構之任務，乃協助執行日軍投降條件，解除日軍武裝，並將其遣散返口。大部份美軍聯絡人員均於本年十一月一日撤回。目前中央軍隊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內，並無美軍人員。隨同中央軍隊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開赴秦皇島之少數美軍人員，亦於兩軍部隊，於本年十一月一日及十三日完成登陸任務後，即時由海路撤退。隨中央軍隊第九十二軍協助該軍空運北平區域之美軍人員，亦於本年十二月一日全部撤回。茲將調查結果呈閱，敬祈將此對中共指責加以澈底調查後所作之報告轉達朱德將軍。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二級上將。」

以上是魏德邁不堪中共之無賴栽污，而不能不將中共一手製造之謠言，澈底調查明白，報告蔣主席，以便轉達朱德，使中國，甚至全世界明瞭真相，這僅是消極的辦法，挨打挨罵究非上策，適足使混亂局面延長，說不定會更進而使世界和平受到威脅，因是

美總統杜魯門對華政策之聲明實有必要，可惜這項聲明太晚，假使早一個月的話，昆明學生慘案或不會發生，成都新事件也沒有機會可製造，可惜，可惜！茲將杜魯門對華政策之聲明之有關部份摘錄如左：

三、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

「美國及其他聯合國承認現在之中國國民政府為中國境內之唯一合法政府，中國國民政府為達成統一之中國之目標的適當機構，美國及英聯合王國依據一九四五年之開羅宣言，及蘇聯依據其所參加之本年七月之波茨坦宣言，與本年八月之中蘇條約與協定，均有致力中國解放之約定，其中包括將東北歸還中國統治。上述諸協定，俱係與中國國民政府所締訂者，美國與中國國民政府繼續其過去為進行戰爭而建立之經常密切合作，並依據波茨坦宣言，及清除日本勢力留存中國之可能起見，特於解除日軍武裝，並使其撤離中國之工作中擔負一確定之義務，而美國曾協助國民政府解除收復區內日軍之武裝，並使其撤退，且將繼續如此，美海軍陸戰隊刻在華北即係如此。」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一四

上項聲明公佈以後，接着有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舉行，以及魏德邁延緩駐華美軍撤退計劃實行之文告的頒發，此種聯合表示，不啻給予中共以反受降不成而策動反美運動之陰謀以當頭一棒，心勞日拙，衆怒難犯，中共當知所返矣？

「向政府統治區解放」

在抗戰以前，日本的外交政策，名目繁多，有所謂親善外交政策，儘可我對你不親善，你却對我非親善不可；又有所謂水鳥外交政策，表面很平靜，實則暗中在剝動；更有所謂原則外交政策，狗不管是犬是小，只要在原則上承認，小狗終會變大的，日本這三種侵略外交政策與中共自抗戰以來爲對付國民政府而所持之一貫無誠意的態度完全一樣。中共始則以其赴國難爲名，陽允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陰則企圖顛覆政府，乘機漁利，與日本親善外交政策不相上下；總而游而不羈，擊必對準國軍，希望抗戰曠日持久，藉此可以坐大自肥，與日本之水鳥外交政策若合一轍；終竟反受降，利用日軍，殘民以逞，天天在大後方，向收復區，向邊遠省份「解放」，擴大所謂「解放區」，如

日本之原則外交政策初無二致；最後圖窮匕見，不戰自焚，必然會走到日本覆亡的道路上去！

所謂「解放區」，依照我們常識的解釋是：凡某一地區曾經一度或數度給敵人佔領，由捍衛國家守土有責的將士，不惜流血犧牲，將佔領此一地區的敵人趕走，或消滅，使陷敵人民解放，陷敵土地解放；像這樣的解釋才十足的可以稱之為解放區；否則為掛羊頭，賣狗肉，自欺以欺人。現在中共之所謂「解放區」是沒有以上這種情形，而硬要向收復區，向未淪陷區，甚至向大後方進攻，殺人盈城盈野，不惜殘民禍國以逞，而反其名曰「解放」，綏遠的幾次攻城戰，軍民死亡枕藉，就是中共所謂「解放」的成績，中共盜竊名義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其誰欺？欺天平？此無怪乎綏蒙官民斥之為「假解放之名，行爭掠之實」，綏遠各界哀懇停止解放，以為「如是解放無論何人皆不願受其解放矣！」中共所謂解放云云，原來爾爾；為更進一步了解中共所謂「解放區」的涵義，特將中共自己的解釋轉載如左：

「中共爲實行進攻陝西第一行政區，各縣本由十八集團軍及警防司令部總分區召開聯防會議，朱德特頒訓詞，略謂：近由奉毛澤東指示解放區之意義，現在陝甘甯邊區亦爲解放區，不惟向日本佔領區解放，且須向國民黨政府統治區解放，日本投降後，新的敵人就是國民黨統治階級。」

看以上這段以「解放區」製造人的資格來詮釋「解放區」的意義，決不會走樣，從這種詮釋裏，我們雖不敢自稱爲有第一反三約天才，但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的認識：（甲）中共所稱之「解放區」是無邊界的，大之可以放乎六合，小則亦能陰藏於方寸之中，具體說來，至少是全中國領土都是解放的對象；（乙）中共平日所叫囂的「國民黨軍」進攻「解放區」，是國軍不自量力，不識時務，於駐地被劃入解放區，與共軍藉口俘虜手解放時，仍圖死力抵抗，造成進攻「解放區」的不幸事件；（丙）國軍頑固，於收復區不讓共軍解放，人民該死，不願受共軍解放；（丁）「國民黨政府」統治區惜求給日軍全部解放，否則不會發現現在這樣還要靠日俘虜手的協助來解放，而且解放得像

這樣的乞力。中國如讓共軍這樣的解放下去，勢必把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解放得體無完膚，把整個中華民國的領土解放得四分五裂，就是這幾位解放的頭子朱德毛澤東等解放的根據地延安也難逃此厄運。

又據十二月十五日重慶各報載會被共軍俘獲近始脫險歸來之賀大隊長說，毛澤東近對中共黨員指示，「把國民黨政府繼續關在四川，以便放胆的順利的解放」，此項指示，共黨中央政治局已祕密印成專頁，分發各地黨部，作為「訓練黨員農村目前需要」之守則，茲將載如左：

「我們共產黨人，現在還要再加努力，將晉、冀、察、綏、魯、遼各省全部佔領，阻止國民黨軍隊北上，讓國民黨政府繼續關在四川，然後再來和他們談和平問題，我們共產黨人必須堅決相信，只有打下去，才是真正的和平，祇有不斷的鬥爭，才是爭取團結。」

此外朱德對戰死綏遠之賀龍也有發給命令，飭令把其屍體，盡力掘回歸還地區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解放區」（見報載十一月十六日綏西電）延安總部所頒發解放命令，令賀龍部於九十月間向山西太原解放，令李運昌部向遼察解放，令萬毅部向河北山東解放，令呂正操向熱察綏解放等文件，均經國軍搜獲，無庸備舉，茲僅就上述毛澤東對中共黨員之指示一項而言，中共黨人以及其喉舌的呼籲，制止「內戰」的叫囂，早已失去其立場矣！和平無須呼籲，只要停止「解放」，和平自然會實現。「內戰」無庸制止，只須收回亂命，「內戰」即悄然無聲。解鈴還是繫鈴人，做賊何用喊賊？國人除了喪心病狂以及別有企圖唯恐天下不亂的份子而外，誰又同情搗亂呢？毛澤東不是時常大談而特談民主嗎？自由嗎？現在可讓人民自作主張，千萬請毛先生停止解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1) 中共反受降的行動

中共反受降的陰謀既經揭露如上，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檢討一檢討中共反受降的行動，——反受降路線之具體表現，因為行動是陰謀的實現，而陰謀又為行動的內幕，關

一可以知十，舉一亦能反三，分節統來，用資印證；其實，說來說去，舊瓶裝新酒，其現在所要的還不是那一套老把戲，說穿了一文不值，不說又如骨梗在喉，非說不可，索性說明如左：

1. 在綏境「放第一槍」

據十一月二日大公報載：「中共軍步騎兵三師，由賀龍指揮，十月三十一日晚九時，進逼歸綏城北，向火車站攻擊，旋潰至大青山麓，戰至拂曉五時，共軍約三千又由東方面向舊城正關進犯，嗣共軍由姚喆指揮，繼續增援，向城垣猛撲」。又「中共軍先頭部隊已侵進歸綏省會近郊，三十一日晨二時許，突向第十二戰區駐防部隊襲擊，槍砲聲甚密，至拂曉始稍息，刻共軍有進犯不已模樣，城內外現均趨入戰時狀態，距城一二十里處之各村莊人民，扶老攜幼，紛紛逃難，流離顛沛，情形甚慘」。又中央日報載：「中共現高唱『圍困大據點，爭取小據點』在各縣鄉大量綁縛人民，每四人捆綁一串，驅赴火線。」又「中共軍十二日逃至國軍方面者百餘名，據五軍官稱：中共軍此次侵犯歸

綏包頭共有三千九個團。自共軍襲擊綏境國軍以後，國內外人士均極關心，急欲探明真相，究竟放第一槍者爲誰？十二戰區發言人曾爲此事，於十月二十四日向駐歸綏中央社記者列舉事實以傳，茲轉載如左：

共軍在綏放第一槍經過

（前略）記者問：聞綏東晉北已發生軍事行動，詳情如何。發言人稱：此項消息，國人不忍聞，吾人亦不忍言，察省及綏東晉北各地共產軍隊自來即行頻頻調動，吾人自不能不予以嚴密注視，然仍寄最大希望於政府與毛澤東先生之商談能獲得成功，雙十節商談初步結果公佈，國人方慶幸統一之告成，國家和平建設當可順利開始，乃該軍於毛澤東先生甫經返回延安，即開始軍事行動，本月十七日分路向我綏東豐鎮縣屬隆登莊及綏南涼城進犯。記者問：共產黨不亦常言避免內戰乎？發言人稱：共產黨一雖一面宣傳叫囂，希望避免內戰，而一方則妄指國軍準備內戰，係企圖掩飾其發動內戰之責任，此次無故向我綏東大舉進犯，不知其將何以自解？明明他打人，反說人打他，毛澤東

先生所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知此次進攻綏東爲人犯我耶？我犯人耶？吾人爲使國人完全明瞭共產黨指揮之軍隊主動侵犯國軍，意欲挑動內戰之事實，乃決定「讓」讓」。共產黨指揮之軍隊進攻，我則避免，共產黨指揮之軍隊停頓，我即退讓，自動將隆盛莊及涼城守軍撤出，豐鎮守軍亦未放一槍，奉命撤出，若國軍如覺其退讓，國人或不易明瞭放第一槍者爲何方，經此忍讓退避表示之後，具體事實當可告訴國人，何爲挑動內戰之責任者，此點關係至爲重要，因忍讓亦自有其限度也。」

共軍在綏放第一槍經過，經此聲明後，於是「誰爲放一槍」之真相因而大白；因是延安方面不能歪曲事實，製造理由，企圖掩飾，始則於十月廿六日利用新華社廣播消息，繼而又于十月二十八日轉刊重慶新華日報，佯裝推卸，勞苦從此可以告無罪於國人；乃十二戰區參謀對此放第一槍，發動內亂的罪行絕不肯放鬆一步，復於十一月四日對正中共此項蒙蔽國人之虛偽宣傳發表聲明，而予以無情之打擊，茲摘載如左：

對延安新華社廣播聲明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一) 本戰區于日本投降後，最初收復者為清水河城，行政專員郭長濟率隊于八月十一日入城，旋即被共軍圍攻，郭部董團死傷三百餘，此為勝利後共軍向本戰區進攻之第一次砲聲。(二) 八月十日，共軍一部向歸綏舊城西北角進攻，與偽蒙軍作戰數小時，我郭長濟專員亦率部自南門進入該城，偽蒙軍停止抵抗投降。(三) 國軍蘇義和部借集寧縣長聚興漢等，於八月十一日進入集寧，次日即被共軍攻佔，居民逃避一空，至二十五日共軍退出，粟縣長始又於二十六日入城執行職務。(四) 豐鎮之佔領，尤極平常，國軍僅一營入豐鎮，未發現共軍部隊。(五) 馬占山將軍奉命率部向東北挺進，至察境之渡庭堡，僅係假道通過，該處既無共軍，本戰區亦無後續部隊，然九月十一日，突被共軍包圍，死傷慘重，被迫突圍退出。(六) 至謂本戰區配合日軍向「八路軍」進攻，實則綏境內，已無日軍日人，此乃鉄的事實，綏省民衆於八年苦戰後，方蘇息二月，共軍復自豐鎮涼城興和三路大舉進攻，自十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一日繼續前進，今已逼近綏遠省會，則其攻取目標，是日軍抑為國軍，自可明瞭。(七) 共軍每至一地，即換

戶脅逼三十歲以下壯丁置於攻擊之最前線，爲防止逃跑，以繩互縛，連結數十人爲一組，後面督戰員以槍脅逼，使其修擁前進，此種行爲，極爲殘酷，實爲舉世所無，至於破壞交通種種不法行爲，尤不勝枚舉。」

以上聲明，不僅詞嚴義正，抑且理直氣壯，事實勝於雄辯，縱令中共多方強詞奪理終無以自然其說；但綏省各界如臨參會，教育會，農會，商聯會，婦女會，綏蒙實業研究會，衛生事業協進會，聯業工會聯合會，學生自治聯合會等仍恐中共狡賴卸責，特發出通電，歡迎中外人士迅組考察團往綏考察，以明真相。該電並分致國民參政會及周恩來王若飛二人，（見十一月十二日重慶各報）茲誌該電如左：

綏人歡迎赴綏考察真相

「據新華社延安六日廣播，中共發言人謂：破壞交通爲中共軍事上『自衛』手段，主張並提議，組織『內戰』考察團，究明『內戰』責任，綏遠人民在中共軍攻城砲火中鬥爭之下，首先歡迎考察，查綏遠經國軍光復，人民即已得到平靜安樂生活，兩月之後，

突遭中共十萬大軍發動進攻，人民扶老攜幼，爭先逃難，飢不得食，夜不得宿，死亡載道，痛苦不堪，乃重陷於水深火熱矣。國軍步步退讓，中共軍節節進攻，十月二十一日攻佔豐鎮涼城，二十四日攻佔集寧，二十五日攻佔陶林，十一月三日攻佔和林，七日攻佔薩縣，自十月三十一日圍攻舊歸綏已達九日。西進大軍兩萬，正進包頭，此均屬鐵的事實，愈考察愈明瞭，綏遠人民渴望各友邦人士，各界人士，各黨派無黨派人士，中央及中共高級負責人組織考察團，親臨考察，越快越好，因綏民正在倒懸之中也，中共以此為宣傳題目，一面聳動聽聞，一面仍繼續進攻，目前因交通被中共大軍破壞，考察人士務必乘飛機前來，綏遠一地政察明瞭，則其他區域均可明瞭矣。綏民引領企候蒞臨。

鉄一般的事實證明中共在綏境放第一槍，製造內亂，而中共卸過不成，又在多方策動，喧天叫囂，希冀轉移目標，減輕各方責難，於是不三不四，似是而非的亂言藉乘時高唱入雲，自郭沫若羅隆基等十月十九日在渝召開「反對內戰」大會，發表宣言的稍息

傳至砲火連天的綏地以後，正在挨着左打的傅作義將軍深有所感，特以「願同聲一呼」

反對內戰」為題之致電郭羅等，茲轉載如左，使國內公正人士也能聽聽挨打人的沉痛呼

聲：

挨打的傅作義沉痛呼籲

「反對『內戰』咸有同感，中國今天萬萬打不得，萬萬亂不得，人人憎惡『內戰』

，反對『內戰』，豈獨諸先生中為然？但戰爭終於在這種『反對內戰』聲中繼續進行！

究竟誰在挨打呢？誰先放『內戰』的第一槍呢？今作義沉痛苦衷，甚願說明，藉為『反

對內戰』之一助。作義率領各部隊在長城抗戰，百戰百抗，直至日軍投降，整整打

了十二年，這無論如何不能說作義所部沒有抗日，但竟然有人罵我們不抗日，我們不明

白這是什麼意思，綏遠既沒有所謂敵人，也沒有所謂租借武器，更不是所謂『解放區』

，連中共自己也沒有隻字提及包頭薩縣和林等地是牠的『解放區』，這裏只有抗戰十二

年的官兵，和受苦八年的同胞，我們的武器也還只是打了十二年的幾枝破槍；但是這裏都成了進攻目標，成了我們一致反對的『內戰』導火線！我們連續逃避了幾百里，從豐鎮，集寧，涼城，武川，和林，陶林，一直退避到綏包，而共產黨軍奔馳千里，連綏包兩個孤城，也被團團圍困，猛攻不已，這就是全國所一致反對的『內戰』。我願和諸先生同聲來喊『反對內戰』。我並且熱烈盼望和歡迎諸先生，及各黨各派各界人士坐飛機蒞臨綏遠，看一看誰在打『內戰』，看一看抗戰十二年的軍政人民正在挨打的慘痛事實。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向來是同情弱者，但今天誰是弱者呢？弱還能打到綏包城下，打到三邊，打到抗戰根據地的綏西，安北？『反對內戰』！『反對內戰』！綏遠軍民流了千萬行眼淚力竭聲嘶的喊了千萬聲『反對內戰』！他們喊的更響亮！更單純！但是有誰聽見呢？什麼是民主？什麼是人民的意見？不免令我懷疑了！假如人民有一點表示意見的機會，共產軍隊還敢打到綏包？打到綏西安北嗎？諸位先生是文化先進，各界領袖，你們的呼喊，立刻就廣播了！我聽了該是如何高興？我重複說一遍，請諸先生及各黨各

滅無黨無派各界人士近同共產黨人士卽刻蒞臨綏遠，看一看誰在搶掠？誰在燒殺？誰在姦淫？誰在擄脅？誰在打人？誰在挨打？誰把無辜人民驅上火線送死？將這些事實看明白了，「反對內戰」才能喊得更有力，更有效？我們抗戰十二年，在勝利之後，被逼到綏包兩個孤城中挨着死打，叫我們該說什麼呢？謹祝「反對內戰」成功！祝諸位健康！

看了傅作義這篇沉痛的呼籲而無動於衷的，那簡直是涼血動物！這篇呼籲，字字有血，句句含淚，充滿了忿懣，不平，哀怨，悲慘，苦訴的情緒，本來在前方浴血抗戰，苦掙了十二個年頭，平日很少得到安住在後方的人們一句慰勞勉勵的溫語；一旦禍從天降，無故給中共軍趕到非「解放區」的綏遠毒打了一頓，而且愈來愈兇，打個不休，他們因挨打而發出的呼救聲竟沒給人重視，倒反以「反對內戰」輕描淡寫的把這件反受降的異態掩飾過去，甚至讓這班兇惡繼續打下去，沒有半句解勸與譴責的話，硬把一個挨打的傅作義不分皂白的也一齊裝在這個「內戰」的垃圾箱子裏！這種沒有公道的歧視，

瘋狂的大肆破壞；而破壞的名目繁多，有所謂「鐵路破壞隊」，有所謂「鐵路工作隊」，有所謂「鐵路工作連」，有所謂「交通控制隊」；至於這些隊與連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一述的必要，據十一月報載：「共產軍渤海軍區第一分區司令傅繼澤，曾為破壞交通，特由各級幹部中選擇優秀人員，組成「鐵路破壞隊」及「鐵路工作隊」，計「鐵路破壞連」連長盧英，負責破壞滄縣至連鎮間鐵路。吳橋「鐵路工作隊」，隊長藍雲負責破壞連鎮至安陵間鐵路，東光「鐵路工作隊」，隊長陶景元，負責破壞馮家口至東光間鐵路。滄海「鐵路工作隊」，隊長劉振華，負責破壞滄海至青縣間鐵路。各隊連長分別率領民兵從事破壞工作」。至「交通工作隊」分佈更廣，其最高指揮機構，為區團司令部，下設「參謀部」，「行動部」，由五個連組成一個區團，以連為活動單位，除少數士兵由共產黨部隊中挑選外，大部份均係強拉所得之壯丁，各級負責幹部，則均由共產黨黨員選派；並區劃華北各省鐵道公路，及公路幹綫，由八路共產軍「交通控制隊」負責破壞，華南各省區則由「新四軍」之共產軍交通控制隊負責破壞」。至各鐵路破壞的

是度怎樣？如有阻礙的必要，使交通部長俞飛鵬在十一月初間談：收復區鐵路交通問題，~~已~~不斷消匪徒破壞，未能通車，影響復員工作至鉅，現交通部各路局正在分別檢修中，惟各地匪徒仍在繼續破壞，且係有組織有計劃之行動，其中以平漢路遭破壞最重，計有四百公里，津浦路一百六十公里，膠濟路六十四公里，北寧路十八公里，同浦路一百五十六公里，平綏路情況不明，假定以百分之二十計算為一百五十公里，南新泰支線六十七公里，道清線六十二公里，臨棗線一百〇三公里，德石線一百六十五公里，六河溝支線十八公里，博山線五十公里，共計一千四百一十三公里。十月份內，平漢路遭受破壞達十七次之多，津浦路遭破壞達十八次，膠濟路亦有十次，其他各支線尙未計算在內，其中尙有工程艱鉅之橋梁，蓄水池，車站及電訊等設備，亦全遭毀壞；各路線搶修工作，如地方秩序安定，亦非短期內所能完成，如匪徒仍繼續破壞，搶修工作亦難於事無補。蓋經過十日半月之搶修，不足以抵禦匪徒一晚之破壞也。（卅四年十一月）

至卅五年 月份毀路之損失尙未計算在內。又共軍在十一月間，在豫北一帶騷擾，所

（合）六月廿四日，日本滿洲國政府，鑿毀鐵路，電桿倒平，交通電話器材運空與空。其軍蓄意毀壞鐵路，建設已自供不諱矣！茲爲節省篇幅起見，未能列舉事實詳細說明。由於以上這些事實看起來，中共破壞鐵路用意不外是阻止國軍開往收復區接受日軍投降，殊不知陸路不通，空運可往，而況陸路猶能步行，非絕不可通能，不過稍延時間耳！這種愚笨可笑的全圖固不值一談，但因破壞鐵路使國家與人民所受的損失真不可道里計，就國家的損失談，以目前的時價，每公里的搶修費用需一千萬元，（共軍毀路費用不在內）在國庫是極重的負擔，並且修建需時，不免延緩了許多地方的秩序恢復期，再加以許多地段，甫經搶修完竣便重遭破壞，更加重了國庫的負擔，加重國庫的負擔等於加重人民的負擔。路不能不修，修必需錢，劫後子遺，如何負擔得起呵！這真所謂「害老百姓！」就人民的損失談，毀路的損失間接固然要人民負擔，（共軍拉了毀路的直接損失尙不在內）而人民在精神上與在經濟上的直接損失更難計算，義民受難多年，好容易望到勝利旋鄉，勝利了反感到無路可走，精神上的痛苦，真是有口難言！交通是人民生

活的大動脈，經濟的生命線，沒有運輸，則有無不能相濟，供需失掉調節，農工商各業的活動會因凍結而窒息了，像這樣下去，國家不亡於日寇的砲火，而亡於中共的毀路。中共此種行動，無怪乎人民稱之爲「四太爺扒路」(四太爺即新四軍，扒路即八路軍之意)。

破壞堤壩是中共瘋狂的大肆破壞的行動之二，據根報載：「十月三日共軍一百二十團在豫東太康縣白潭以北地區，掘開泛堤，洪流漫溢，迄仍直泛不已，其所造之損失，經調查自該縣雀橋鎮北面沿東大堤內順流直下，經斧頭崗南邊以達城東南流至馬廠入鹿邱，計被災泛濫區域全長約一百二十里，寬三里，被淹苗地約一九四·四〇〇畝，及其他財物之損失，共值國幣一三六·三七七·八六四元，被淹災民刻正嗷嗷待救。」又據報載：「太原十月十五日電，「繼焦作煤礦被破壞後，晉北大通縣境煤礦亦遭徹底破壞，白洞礦所有機器全部被毀，鵝毛炭礦井上井下機器全部破壞，旋床鑽床各二台，洗床一台，六寸四寸電水源各一台，五寸電水源六台，造磁機器數架，炭井全被燒毀，八寶

礦機器大部被毀，昭和礦全部機器均被運走，各礦生產均趨停頓。又據十一月二日報載：「魯各地煤礦多被匪徒破壞，機器一部被運走，甚至全礦被水淹沒，復工困難。」又據十二月十四日報載：「山東產煤最著名之博山近曾一度被共軍攻佔，旋即被國軍擊退，唯該地建設及各礦區發電廠均被破壞；」三日夜共軍攻佔神頭發電所，澈底破壞。由以上這一連貫的破壞行動而觀之，中共反擊降的行動路線除了破壞交通而外，最毒辣的莫如破壞堤防礦產，因為堤防掘潰後，洪水四溢，可以阻止國軍北上受降，礦產之煤可以維持運輸，破壞後，則交通必然停頓，以補毀路之所不及；殊不知水淹面積，縱橫不過一二百里，殘喘的苟延時間亦僅三兩天，而人民因被水淹的結果，不僅多年財產毀于一旦，抑且目前生活陷入絕境，稍有人心者決不忍出此下策，乃平日以「解放」自任的共軍竟優爲之，是何居心！至煤礦之被毀，對於共軍厄運之挽回，亦無濟於事，且有助於國軍之受降工作，因國軍既受阻于陸路，當借助于空運，借助於航運，省事省時，於國軍絕對有利，結果所受拖累的僅是十萬倒斃的工人，陷入失業苦境！中共平日對

工人的那一套欺騙技倆，今後大可少來，觀於山東淄博礦區總工會籌委會致毛澤東停止「解放」之電文，可以窺見工人對於中共唾棄的程度了。此外，破壞煤礦，直接受害的固爲工人，而間接受害的更不知多少。查該礦平日煤產極富，足供山東、江蘇、安徽三省之用，今一旦被毀，人民取暖無煤，煮食無煤，生活大受影響，同時各工廠亦因缺煤而停工，附帶而來的問題，又是工廠工人失業，生活恐慌。本前四省來，不獨是平復道熱河破壞法紀是中共瘋狂的大肆破壞行動之一，關於這一項的惡心事件太多，舉不勝舉，僅就其重者大者三數項分述如下：

（一）由A 違法擴充軍隊。據此復員期間，國軍整編的結果，計官兵裁減已逾二百萬，現仍繼續整編中，國民政府並於九月三日頒佈明令全國兵役自本日起緩征，現役士兵已擬定退役步驟，分期實施；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共之擴張竟達百二十萬，中共軍在抗戰初期，在軍事委員會有案者僅十八集團軍三個師，及新四軍四個支隊，共約五萬餘人，連奉命由贛蘇，最近則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戰事甚繁，以致繳繳槍械者名約在贛充軍。

而擴充的方式有四：（一）「參軍運動」；據十一月七日報載：「晉西北共黨近日發動「參軍運動」，並在興縣成立參軍運動指揮部，由馬亞夫任指揮官，其他各縣成立分部。」又據十一月廿八日報載：「共軍近在蘇北擴大所謂「參軍運動」，以便發動大規模之擾亂，」十二月二十八日報載：「蘇北共軍近又謀展開所謂第三次參軍運動，其辦法爲：每戶有子弟二人者應徵一人，三人者應徵二人，」（二）臨陣拉湊；據十一月四日電載：「共軍每至一地，即挨戶脅逼三十歲以下壯丁，置於攻擊之最前線，爲防止逃跑，以繩互縛，連結數十人爲一組，後面督戰員以槍脅逼，使其蜂擁前進，此種行爲極爲殘酷，實爲舉世所無，」又「共軍自圍攻趙城以來，每日強拉人民，由共軍在後驅之向前進攻，」（三）強徵壯丁；據十一月九日報載：「共軍連日忙於拉夫擴軍，由離石破口渡河入晉之共軍，在臨縣一縣，即強拉十六歲以上之壯丁兩萬餘北開，離石城東，亦有共軍強徵之壯丁一萬餘人，準備北開，」又「共軍首領毛澤東返延安後，藉口「解放區」擴大，在各地積極實行徵兵政策，凡適齡男女一律徵調，補充共軍部隊，開往所擴

充之「解放區」，十二月二十一日報載：「共軍頃計劃在陝甘邊區及冀察邊區各徵兵十萬，并以地方游擊名義在綏德一帶相號召，」(四)成立輔助隊；據十一月二十九日報載：「共軍在冀東魯南，強迫徵集各地民衆，自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施以兩月訓練，開赴前線作戰，用以衝鋒攻城，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擔任輔助部工作，不給武器，僅口袋及繩槓等，專事於攻入城鎮時搶掠物資，民衆呼之爲『口袋隊』」。

(B) 違法徵收賦稅——凡經陷敵各省卅四年度的田賦，中央政府於抗戰結束後，即已明令一律豁免，後方各省田賦亦定於廿五年度豁免，並責成主管機關，和地方政府，依照二五減租的原則，參酌各地實況，製頒辦法實施；但在另一方面，共軍在各地強徵民糧，餘糧則迫令人民運入共軍所在地，造成人爲糧荒，而反美其名爲堅壁清野。茲將其違法徵收賦稅的種種事實分敘於下：(一) 強索民糧；據十二月五日報載：「晉境共軍近在雁北方面左離平魯等縣境，大肆滋擾，凡距縣城十里外之村莊，每闖索小米十六石，或折金幣三百元，」又據十二月二日報載：「共軍在冀東魯南利用『口袋隊』搶

掠物資而外，並預支卅五年度田賦，」又十二月十二日報載：「榆次共軍向人民預借公糧三千餘石，並以統一累進稅，肆征小米一萬餘石，限三日交清，違者重懲，民不堪命，紛請政府速作有效制止，」又卅五年一月報載：「共軍在大小宋婁一帶征收公糧，按賦銀每兩小米一百斤，棉花四斤，限七日內繳齊。」（二）堅壁清野；十二月五日報載：「共軍強迫晉西中陽城週圍十五里內村民，悉數移金羅鎮，不從者即殘殺，並將各村食糧除每人准留五日食糧外，其餘之數迫令送往共軍根據地，」卅五年一月二日報載：「共軍『新四軍』淮南軍區司令，頃通令六合來安等縣所屬鄰近國軍各鄉村人民家中存儲食糧，不論多少，須自十二月十九日起，十五日內全部向十里以外擇地存放，違者將燒燬房屋，致目前各農民農作，均告停頓，從事搬遷。」十二月十二日報載：「共軍在黃安召集保甲長開會議決：嚴禁人民私運食糧出境，違則嚴懲，並予沒收，」十一月三十日報載：「北平廊房附近各村，共軍向人民強索食糧，對收復區施行封鎖」。

（C）違法利用日軍——共軍一面在阻止國軍受降，以致各地日軍繳械不能順利進

行，同時並對日軍，甚至偽軍加以組訓，用以攻擊國軍，茲分述於下：（一）組織并訓練日軍；據十二月五日報載：「利用日人吉物初美（係中國共產黨日本反戰同盟上海支會會長，）奔走誘導日兵入黨，因之受其欺騙加入該黨組織者計有日韓籍士官百餘人，滬登記部隊主計科長高橋少佐，及部屬板倉中尉於八月十九日潛逃加入「新四軍」；惟聞高橋已逃回，對於共產黨之一切，甚表憤恨云。」又中央社南京十二月四日電：蘇北阜寧共軍主持之日本志願隊，業經訓練完畢，由「新四軍」第三師師長黃克誠統率，請編為三個大隊，第一大隊長王正公，副大隊部長西川（日人），現駐東溝鎮，（阜甯西南）第二大隊長李式，副大隊長山下大方（日人），現住鳳谷，（阜甯西南）第三大隊長張祇祥，駐東鎮橋，（淮安東）每大隊約四百二十人，每名發給步槍一枝，手榴彈四枚，并另配屬政治文教指導員六十名，及督察大隊（隊長管文露）一百餘名，又共黨在延安設立之日本農工學校，已於十一月初由察哈爾招來日軍約二千餘人，刻已開始訓練，」又十二月十七日報載：「共軍為勾結日俘，協同在各地作破壞工作起見，將嫌疑

日俘成立「日本解放同盟委員會。」在青島附近及膠濟路綫積極活動，並利用渡邊三郎爲會長，此十二月二十一日報載：「本月中旬共軍通日語之工作員兩組（約十八名）引導日本技術兵士二千名，由青龍橋返抵張垣，由「邊區行政委員會」派人加以訓練預定爲五星期，訓練畢，即行派往康莊及大同，担任砲兵工作。」十二月二十日報載：「蘇北共黨利用日本解放聯盟之名義，誘惑日軍，并於十月間送日軍四十人赴延安共黨訓練。」（二）利用日軍當砲手；據十二月二日報載：「圍攻包頭之共軍，附有野砲九門，迫擊砲十餘門，砲手均係重行武裝之已投降日軍充任，」十二月四日報載：「十二月二日下午五時，共軍率同重行武裝之日軍砲兵數十名，附山野砲二、餘門，自包頭城西五里許黃竹窪一帶集中火力，向城垣西門及西北角猛攻。」十二月十六日報載：「共黨發行之天津導報近刊載所謂「晉察冀軍區」砲兵訓練隊通告一則，內稱：「目前形勢展開，極需大批技術人材，凡過去在日砲兵部隊服務之官佐士兵，願到本隊工作者不究既往，均所歡迎。」此爲共軍收容日僞軍之又證據，」（三）與日軍合作搗亂；據十二月二十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日報載：「冀東方面，日軍三千餘，與冀東一帶共黨合作，將槍砲彈藥，電台，地雷，輕重武器交給共軍，並與共黨合作，展開一切活動，始終與政府對立，破壞國家統一團結，又日本參謀本部派駐北平主持特工陰謀之茂川旌，近來領導一部少壯軍人，聲稱戰鬥到底，並組織戰鬥軍人光復社，秘密成立與日建國軍，與中共郭天民，及日籍共黨岡奇，日同盟社北平分社，長佐佐木連絡，甚為密切，企圖擴大其組織，以搗亂中國內政，破壞東亞和平；江蘇方面，揚州日軍杉木軍官，與共軍秘密聯絡；又滋陽日軍旅團長窪田與中共張光中，成立秘密協定，內分四點：1. 津浦魯南段互不作戰，2. 雙方同意十二月十日前為修路建橋期；3. 此期中共軍停止破壞道路；4. 過此期間以後，對共軍破壞不加干涉。」又十二月二十一日報載：「日本共產軍三千餘人，由日人阿部率領，以冀東南為根據地，以正太線南及同蒲線東為活動區，受中共軍之指揮；又日人櫻井部共軍一千五百人，以晉東北為根據地，以正太綫北同蒲綫東為活動區，櫻井前為日太原部隊之二等兵，大學出身，二年前逃入共區，「看了以上共軍這一連貫的觸犯法紀，滅絕

女性的瘋狂舉動，令人髮指，所謂「解放」云者對於人民不啻是一道催命符，對於民族不啻是劑滅種藥，人民在漫長的八年動亂之後，極思安定，稍事休養生息，徐圖元氣之蘇復，乃中共一意孤行，仍欲貫徹其反受降的企圖，只圖一黨有利，不顧國家死亡，國家在從事裁兵，而中共則積極擴軍；擴軍不夠，並進而臨陣拉湊，以及非法抽拉壯丁；國家在免賦減租，而中共則多方搶糧征穀，竭澤以漁，並堅壁清野，造成人為糧食恐慌；國家收據繳日軍武器準備遣送日軍回日，而中共則招納日軍，並加以組訓，用充砲手，繼續殺傷我同胞，人民何負於中共，而中共竟視人民如芻狗，摧殘之不遺餘力！像這種掛羊頭賣狗肉，殺人不眨眼的傢伙們，苟一旦當政，人民甯有瞻顧嗎？如果政治民主化，人民決不會選舉這類傢伙們當政的！

3. 倒行逆施的獸行

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不嗜殺，敦倫常，守禮節，顧羞恥之美德也；中共則反是，陳事不說，茲僅將其自反受降以來之種種獸行分敘於下：（一）毀滅禮俗；據十二

月十九日報載：「共軍在東陳邊區正進行下列破壞社會禮俗之工作：（甲）強制夜不閉戶，凡雙扇門者開一，單扇門者鋸半截，以便共軍出入行淫。（乙）組織「接頭隊」，使民衆脫離知識份子掌握，並壓迫素符鄉望縉紳。（丙）成立「鞭桿隊」，使僱工強制主人提高工價，並煽動罷工示威。（丁）成立「開香隊」，凡飯店及私人廚房炒菜而有美味時，即驅羣衆進入飽食，食後冷嘲熱罵，不辭而行。」卅五年一月三日報載：「共軍以兩營之兵力，冒充國軍第八軍在萊陽西南部到處搶掠姦淫，反向民衆宣傳『國軍搶掠姦淫甚於日本鬼子』之荒謬言論，」十一月二十七日報載：「據最近自棗陽逃出難民稱：共軍第五師李先念部於十月廿八日陷棗陽後，強姦婦女而致死者三人，」十二月八日報載：「豫北淇縣西北廟口共軍一小股，強徵每保團青年婦女四名，轉送林縣一帶參加『慰勞隊』該地婦女聞訊，均相率沿鐵路向東奔走。」十二月五日報載：「豫北武安共軍嚴令十八歲之女子作『肉體慰勞』，每過輪流二次，不堪忍受污辱之婦女，投井懸樑自盡者層出不窮，」十一月二十六日報載：「北平附近之共軍在各村組織婦女會強迫婦

女參加，教以忤逆行爲，破壞倫理觀念。」（二）與匪合流；據十二月二日報載：「自日本投降後，共軍爲阻撓國軍接收京滬，勾結歹徒，收容敗類，散處江南蘇北各鄉村，從事騷擾、近復將過去在戰爭期間假借敵憲兵勢力，在北站包賣黑市軍票，魚肉旅客，無惡不作，綽號北站四大天王之一之邱文清，竟予以收留，使其潛行滬滬滬入蘇北，繼續爲害社會勾當。」十一月七日報載：「豫泌陽南四十餘里之王寬店，有共軍收編土匪王十五部四百餘人，時向商人搶劫。」（三）燒殺苛毒，十二月二十九日報載：「包頭城經共軍兩度圍攻後，四郊十里以內，所有房屋均被焚燬，渺無人烟。」十二月十日報載：「包頭至薩縣沿途所有民房被焚，連日火光燭天，居民未及逃出者被焚斃，」十一月二十六日報載：「濟南附近共軍發現法幣，即將人活埋，」十一月二十七日報載：「十一月二日共軍竄雙溝，有豫商劉子怡等十四人在樊城僱貨返籍，攜款五百餘萬元，被共軍擄去，加以特務名目，分別刺殺活埋。」十二月五日報載：「豫南桐柏一帶共軍近將其『解放區』所行政策，爲共刑擅殺，將反共良民專用火香燒臂，鉄絲穿肘，或

黑夜掘土活埋。」十二月二十一日報載：「廣東東區（惠州屬一帶）共軍對民衆之剝削無所不至，即稅收一項已屬繁重驚人，其名目不下三十餘種，幾至無物不抽，無物不稅，在其「解放區」內貨物出入不過十里，亦須經三四次之打票稅，其稅率竟有高於貨物之原價者，於是造成物價奇昂之現象，民衆在此環境之下，富者貧，而貧者無立錫之地矣！茲將苛稅名目列後：1. 入口稅，2. 出口稅，3. 田畝穀，4. 二五減租穀（所謂二五減租共軍得三斗，佃農得五升），5. 地豆捐，6. 油榨捐，7. 生油捐，8. 糖捐，9. 酒捐，10. 屠豬捐，11. 豬肉捐，12. 牛肉捐，13. 牛皮捐，14. 零賣捐，15. 鴉片煙苗稅，16. 鴉片營業稅，17. 市場鴉片烟膏買賣捐，18. 市場豬子捐，牛場賣牛捐，19. 舖口營業稅，20. 市場擺賣貨物攤位稅，21. 人丁捐，22. 常備隊食穀捐，23. 常備隊薪金捐，24. 民工隊臨時出發費捐，25. 招待兵士捐，26. 軍事運輸捐，27. 子彈費捐，28. 預借食米食穀，29. 預借款項，30. 慰勞稅捐，31. 家中耕牛捐，32. 公債，33. 常備隊衣服鞋襪捐，此外尙有其他臨時捐稅，如所謂抗日糧等等，不一而足，十二月八日報載：「共軍在晉米脂南關，安置大量製造白面機器，

用以製造白面，運售內地，現有烟毒六千箱，運到米脂，開始製造，十二月二十九日
報載：「共軍近在河北派化裝難民，於國軍行軍時，放置毒藥於茶水中，企圖殺害國
軍，並脅迫人民暗殺國軍幹部。」以上所舉各節，皆係中共在反受降以來之種種獸行，
與其謂爲有意毀滅禮俗，毋寧謂爲天生的獸性難改，因爲共軍行動與匪無異，猙獰一氣
，故易與匪合流，凡不愛國家民族者決不會愛人民。共軍之燒殺苛毒乃其本性，是其專
長，苟責以人道，曉以大義，是不管與猛虎毒蛇講慈悲，徒勞無益！吾人須知猛虎毒蛇
之所以爲害人類者以其生有殺人的爪牙，藏有傷人的毒線，中共之所以倒行逆施而毫不
悔禍者以其擁有龐大之武力；如欲使猛虎毒蛇不爲害人類，須去其爪牙，拔其毒線，同
樣的如欲使中共停止獸行，須解除其武力。

(三) 中共反受降的宣傳

中共反受降的陰謀由於反受降的行動而暴露無餘，事前因無理由藉口，不能自圓其

說，事後欲蓋彌彰，徒見其心勞日拙，此中共反受降的宣傳所以不能收效，而反着着失敗，茲分述之如左：

1. 做賊賊轉移目標

據十二月十四日報載：「成都各大學四十六文化團體爲中共叛國發表告各界同胞書：「在昆明，成都兩大學校區他們又用其曾在延安受訓的特務份子，發動所謂『反戰運動』，以與內亂政策配合！在昆明演成『戲劇化』的流血事件，以載移其久攻包頭而不能解放的舊願與目標。」卅五年一月三日報載：「魯東共軍以兩營之兵力，冒充國軍第八軍在萊陽西南部到處搶掠姦淫，反向民衆宣傳，『國軍搶掠姦淫，甚於日本鬼子，』之謊謬言論。」十二月二十九日報載：「重慶新華日報十二月十三日刊有『何總長應欽在北平時曾和酒井會談，商定將平津日軍編成一個勳共軍』等語，記者爲此特往訪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發言人，據稱：十一月上旬，何總司令出巡華北時，曾獲有酒井正在進行擾亂華北之重大陰謀，當卽下令嚴查緝捕，酒井行蹤詭密，未能立即捕獲，十一月廿九日

何總司令在重慶招待記者時，亦曾說明酒井勾結中共爲粉飾其罪行，中共違於十二月十一日以新華社延安電，申明酒井中將並未參加共軍作戰；十二月十三日重慶新華日報更進一步，反誣何總司令在北平時曾與酒井會談。此種欺騙同胞，掩飾其自身罪行之行為，實不值一駁；十二月上旬，何總司令復申前令，電十戰區孫長官連仲迅速搜捕酒井，同時並令調華北日本聯絡參謀長高橋坦中將來京，詳詢酒井與中共勾結情形；高橋於十二月十二日到京，承認酒井確曾與中共不斷聯絡，並說出酒井匿藏匿地址，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第十一戰區孫長官將酒井隆捕獲，派員押解抵京，初步審查結果，酒井直認企圖擾亂華北不諱，據供：曾於九月七日十一日，兩次前往北平郊外黑龍潭西十公里溫泉村之古寺，與中共代表張學詩商談合作事；但因中共要求酒井設法使華北日軍立即與中共聯合，共同抵抗國軍，進出華北，當時平津日軍恐違反波茨坦宣言及蔣委員長命令，影響日本整個國運前途，未敢接受。同時國軍迅速空運到達平津，酒井與中共之密商進行乃未能實現。但酒井尚不死心，潛居北平西郊，以圖死灰復燃，乃爲我軍捕獲解京

。十二月四日報載：「日本朝日新聞於十二月三日晨之社評中論及日軍之參與中國內亂問題稱：『中國國軍與共軍在東北之戰事，實為中國於統一過程中之慘劇，而使戰敗日軍尤感哀痛者當莫過於所傳日軍曾參加共軍作戰一說。且有謂中國共軍內有日軍五萬之多，而酒井陸軍少將三人亦在內。昔日日本軍事顧問曾助中國軍閥自相殘殺，擴大中國內爭，然日軍將領今日亦竟投奔中國共軍，殊為可痛』，內亂是國人所不同情的，中共欲掩飾其發動內亂的罪行，嫁禍國家，轉移國人視線，誠不惜倒行逆施分派特務份子混入黨派之學校，始爾製造昆明慘案，繼而企圖發動成都學界為呼應；幸借槍之印信文書煽動大學生擁護，以致風潮未能擴大，中共以學生充武器，以學校為戰場的作賊勾當既經暴露以後，而反厚顏並利用文化流氓叫囂經過，變異國人都是瞎子騙子，真是自取滅亡。酒井陸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在中國所犯的罪行，猶不勝屈，國人皆知，而中共竟以此以策動日軍反投降，幸發覺尚早，以致陰謀未能實現。中共乃視不知恥，遺留軟弱，欲以一享飽天下人的耳目，終經酒井招認保證中共指使，及相約於大白。此舉誠為

不僅國人不直地種做賊賊之勾當，即日本與論界亦以日軍參加抗紅抗戰引誘誘導，中共何竟喪心病狂狡騙無賴，至於此極！

2, 謠言攻勢製造是非

據十二月二十八日報載：「贛軍委會發言人稱：新華日報本月二十三號載：『國民黨軍使用美機美彈，（包括違反國際公法的達姆彈在內）向魯南人民進行屠殺。』云云，經查詢毫無事實根據，全係虛構，」又「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稱：十二月二十五日重慶新華日報載：合衆社記者魯波由蘇北「解放區」報道稱：梁曾由共產黨「新四軍」第一師師長粟裕處見到「勳匪」命令云云，查此全係共軍一手捏造，妄事宣傳，企圖顛倒黑白，淆亂聽聞，」卅五年一月三日報載「關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新華日報載：太行二十一日訊，謂國民黨當局電令閻錫山，將山西境內將近五萬未解武裝的日軍，全部歸於閻錫山指揮，進攻「解放區」一事，據第二戰區司令部發言人稱：此事完全係無端造謠，共軍不惜一切資財贈送大批酒肉，用盡方法，爭取日軍，反故意捏造是非，企圖淆惑聽聞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然事實俱在，不容狡辯。十二月十六日報載：「延安廣播妄稱：南京有未繳械之日軍，及明孝陵仍有日兵放哨等語，自中國陸軍總部「九九」受降以後，南京區七萬日軍，於九月底即已陸續繳械完竣，今共黨發此種無稽之詞，顯欲淆亂聽聞，事實俱在，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十二月十三日報載：「頃據重慶市電力公司產業工會函略稱：本月十日新華日報副刊載「挽昆明被害同學」一聯，下款為「電力公司一百八十工友」查此所謂「電力公司」，究係指何處電力公司？其「一百八十工友」究係指那「一百八十工友」姓名為何？經本會切實偵查結果，全屬虛構，深恐擾亂社會聽聞，用特鄭重聲明。」十二月五日報載：「十一月三十日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致中央日報云：逕啓者：頃閱十一月廿七日新華日報，載有重慶各大學生聯名致美國及我國學生書一封，至覺駭異，查敵校同學從未有聯名對外發表文告，表示對國是主張，顯係假借名義，妄造黑白，希圖淆亂聽聞，除函該報請其從速更正查復真相外，特請貴報披露，務使社會人士，御覽此書，則對事之愛國熱忱，不至有河漢解為感。」又十二月三日復致中央日報函：逕

啓者，本月二日，新華日報第三版，有「陪都各大學學生簽名，反對內戰，提出八項主張」之標題，查本校同學並未有簽名提出任何國是主張之舉，該項標題純係捏造，因恐社會各界不明真相，擬請貴報予以披露，以正視聽，是否可行，尚 裁奪爲荷。「十一月十八日報載：「馬法五高樹勛二將軍於遭共軍突襲被俘後，二將軍之家屬現仍安居西安，政府除按時撥發公糧外，並供給一切生活費用，生活甚爲安定，政府於馬高二將軍遭變後，並曾派員分向各家屬慰問，本月十日，重慶新華日報刊載：新華社西安八日電：「謂二將軍在西安家屬已被逮捕云云，並無其事，實乃蓄意造謠。」靠造謠過日子，其前途一定悲哀，因爲再巧妙的造謠方法，也不能改變鐵的事實，縱令蒙蔽一時，終會真相大白。以上中共這一連串的謠言攻勢，迭經有關方面駁而闢之，不啻當頭一棒，稍有廉恥者決不至再作此項冒險之嘗試；但中共則不然，對於此一門道，十分感覺興趣，只怕失敗，而頗有再接再勵，不達目的死不休之拚命精神；尤其謠言製造工廠之新華社，及謠言總發行所之新華報更是不惜犧牲血本——信譽，大拍賣，大傾銷，以作其買空賣空

之無本生意。像這種不顧信譽破釜沉舟的作法，最後一定會趨於破產自殺之一途！有人說：謠言製造工廠及總發行所之所以敢於孤注一擲者，因有老板——中共之後台——力量可靠故也，須知負債太多，必至債台高築，債主臨門，賴債至賴無可賴時，此後老板終必關門大吉，畏罪潛逃。

(四)輿論對中共反受降的斥責

「人言可畏，」「多行不義必自斃，」「十手所指，十目所視。」「鳴鼓而攻。」「這些古諺都是說明輿論制裁的力量與效果，沒有輿論就沒有是非，有了是非須有輿論，輿論在消極方面是補助法律之所不及，在積極方面却為教育的輔助——人類合法行為的指標。更說得漂亮一點，是民意的反映。輿論到了失掉牠的效用時候，人類的進化歷史必然會因而停頓，甚或會倒退到黑暗時代。現在輿論因中共期貫激其反受降的主張而面臨着這一厄運，失掉牠的制裁力量與效果。中共反受降的一切非法行動，儘管輿論斥責

，濫子終難回頭；甚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與論者可以自由製造異論，弄得黑白不分，邪正莫明。不過，我們相信，狡辯者之無賴行動，或能求逞一時，是非終有分曉的。一日，事實勝於雄辯，公理戰勝強權，只要我們經常能將事實的真相揭露，使公理不為邪說吞沒，由輿論的指責，進而到社會的制裁，由社會的制裁，更進而到叛國者的自裁；茲將各地民衆團體，國內外新聞界及中共覺悟份子對中共反受降路線之指責分敘如左：

1. 各地人民團體的申斥

共軍在綏遠放第一槍就從綏遠談起，綏遠各法團，各人民團體，為使全國人士明瞭真相，特推派代表杜品三，由綏突圍輾轉來渝，向中央報告綏垣遭受共軍圍攻情形，杜氏係於十一月九日晚抵達重慶。據稱：歸綏城垣在十萬共軍圍攻下，形勢異常危急，十數萬災民，坐困城內，無以為生，此來特向各方呼籲，請速制止共軍進攻，以保民命，杜氏曾來綏遠省各法團各人民團體向中央各部會，各省政府，國民參政會，各省參議會，各法團，各報館呼籲電一件，該電見此間十一月十一日報載：茲刊載於下：竊敬會

等前以其軍逞兵倡亂，進犯綏遠，曾一再通電全國，並電延安，籲速停軍事行動，以挽浩劫。查中共之所以悍然不顧，逞兵創亂者，意在造成既成事實，要挾中央，冀得談判之勝利，以遂其割據之野心，此乃彼等向來之慣技，爲國人所習知，觀周恩來王若飛等方在滬進行商談，表示團結，而賀龍蕭克等，即率領大軍十餘萬衆，向綏遠進攻，此與日寇之一面派來栖向美談判，一面偷襲珍珠港者，又有何異？現共軍已佔茂豐，集，涼，興等縣，進而圍攻省垣新舊兩城，已歷一週，砲火連天，人民死傷枕籍，廬舍爲墟，綏民何事？竟在勝別之後，遭此慘禍！且共軍尤復分兵西進，圖侵包頭，以及綏西，勢非佔據我全綏不止。而每到一地，遇鐵路則焚毀枕木，掘取道軌，破壞水塔，炸毀橋梁，遇電綫則砍斷電桿，割取電線，遇青年婦女，則組織慰勞隊，迫以不堪之行動，以知恥爲頑固，以淫蕩爲貴步，於是良家婦女不死即被污辱。遇財物則等竊取其貴重者，餘則召集地痞流氓貧民乞丐而分散之，並告之曰：「窮人翻身年，大家都發財，東西拿回家，一齊跟我來！」於是中產之家變爲赤貧。尤痛心者，並挨戶搜捕壯丁，凡十五歲至四十五

歲之男子悉驅入屠場，忍其逃路，則分組縛索摧縛，追作光輝隊，當充磚灰，不憚以我級民爲金人之拐子馬而犧牲之；其後並有督戰隊，背負大刀，手持小槍，有遲疑却顧者或以刀砍，或以槍擊，被脅壯丁，邁退俱死。此外綏東各縣民衆，不堪共軍蹂躪，扶老攜幼，四散奔逃。塞外天寒，哭聞遍野者計二十餘萬人，此種慘狀，言者酸鼻，聞者髮指，雖日寇佔領時之暴虐，尙不及此，比李自成張憲忠之慘酷，殆猶過之。此真欲言無聲，欲哭無淚者也！尙望中央作有效之制止，以平禍亂，而救民命，並盼全國輿論，一致聲援，合力制裁，臨電不勝迫切企禱之至。〔又十一月二十四日報載：〕綏遠省各法團頃再電中央懇請迅速制止中共，原電如下：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政院鈞鑒：敵會等前以共軍倡亂，發動內戰，進犯綏遠，圍攻省垣，迭經通電全國，呼籲制止，方冀其翻然悔悟，勒馬懸崖，乃事實證明，適與此相反，其軍事行動日益加緊，一方將省垣附近電桿全行砍取，改作雲梯，晝夜猛攻，一方分兵西侵，佔據薩縣，圍攻包頭，所有包頭車站之一切設備，悉被焚毀，並脅迫壯丁驅入戰場，綏遠全境幾遍遭荼毒矣！

彼共軍之狡辯理由，一則曰歸德豐涼陶等縣爲其「解放區」，再則曰破壞交通爲其自衛手段之一，彼輩如能在日寇未投降時，將其逐退，收復失地，解民倒懸，尚可謂之解放，乃共軍在當時不過爲一種嘯聚山林打家劫舍之強盜行徑，對日寇則惟恐退避不遠，對民衆則惟恐搜括不盡，是於日寇蹂躪之外，更加一層毒害，如是之解放，無論何人皆不願受其解放！傅長官奉命接收察熱綏三省，向各該地開進，乃其職責，共軍未奉命令擅自行動，其本身即係違法亂紀，何得較量先後？况彼輩實亦未曾有先到之地，不過於國軍東進時，沿途阻撓，並曾侵擾國軍已收復之歸德豐涼陶等縣，中央未予懲處，已屬過分寬容，而彼輩竟大言不慚，反指各該地爲其「解放區」，抑何欺騙國人之甚也！至其所謂「自衛」手段，尤無理由，當此敵寇投降全國復員之時，彼輩如能服從中央命令，中央獎勵愛護之不暇，又何必自懷鬼胎，多所顧忌乎？今其以江以北之鐵路電線，到處無不被其破壞，推其用意，無非爲阻撓國軍之接收，其曰「自衛」者實爲一詞掩飾，破壞交通而謬稱爲自衛，則彼輩之割據地盤，劫奪物資，焚掠工廠，殺戮士女等事

行，實可謂之自衛矣！是則北軍之虛偽勢態及所謂談判，已爲國人所共曉，無待贅陳。敵會等對此問題極盼和平解決，以救民命，然如毛澤東，王若飛，馬恩本等在瀋陽談數月，迄無誠意，而其軍之圍攻沈陽包圍城，晝夜不息，萬一餘包失陷，則華北亦非復國家所有，其對全國之影響爲何如？倘再繼續商談，遷延時日，於無補，適中奸計，伏態中央迅速作有效之制止，國家幸甚，臨電：勝迫切待命之至，」又十一月十一日報載：「旅美華僑統一救國救國總會主席鄒炳舜等頃致電 蔣主席，請政府制止共軍之越軌行動，原電如次：「國民政府蔣主席鈞鑒：並轉全國報界公鑒：抗戰八年，全國軍民以最大犧牲，換得光榮勝利，海內外同胞同深興奮，不意敵人甫告投降，共產黨人竟與兵作亂，破壞鐵路，阻止國軍開往收復區，蓄意叛亂，居心叵測，報端騰載，中外驚動，阻撓建設，奪飽經憂患之人民稍有甦生之機，勝利佳果大有斷喪之虞！痛心曷極！僑等固望中共能以國家民族爲重，臨崖勒馬，幡然覺悟，共產黨人目前之行動，越軌日遠，實無悔禍之心。深望政府加以制止，以維國本而遏亂萌，並盼全國報界發揚正義，

護中央，同止妄動，臨電不勝盼切。」十一月二十三日報載：「中國婦女勵志會頃電毛澤東氏，盼以國家民族前途爲重，立即放下武器，停止破壞交通。原電云：延安毛澤東先生鑒：吾國民衆，歷了八年，得到勝利的結束，方慶鄰鄉建國，不料先生復發縱黨徒，破壞交通，阻礙復員，陷民生於水火，查先生在渝時所提爭權益，擴軍隊，已非民主政黨的作風；人竟不顧國家統一，民族前途，發動內亂，攻城略地，多面進攻，使無辜民衆，繼續其地獄生涯。寧不痛心？黨的鬥爭不以政策爭取民衆，而訴諸武力，與軍閥匪徒又何所別？民衆之切齒於軍閥土匪者已莫，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先生其三思之。若肯放下屠刀，便立即成佛！爭民主，爭憲法，以在野黨之身份，監督政府，則全國民衆擁戴先生；否則石敬瑭汪精衛再見於今日，民衆亦自知所抉擇去從，尙望幡然改計，立即放下武器，停止破壞交通，完成統一，共圖建國，則國之民族幸甚，先生幸甚！」

自中共欲貫徹其反受降路線的武裝以來，全國各地人民團體莫不痛心疾首，分電呼籲和平，呼籲無效，繼以譴責，譴責不理，紛請戡亂，類此呼聲，日必數千起，可見人心厭

亂，急欲覆員，真理正義自在人心，一手斷不能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因爲幅有限，未能將人民的呼聲一一筆錄下來；因中共在綏遠放第一槍，故由綏遠人民團體的呼籲說起，旁及僑華婦女，以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見皆同，公理猶存，中共不喊自由和平民主團結則已，如欲以自由和平民主等口號作政爭工具，就應遵從民意，老實說，反投降就是反自由，反民主，反團結，違反民意，就要遭到人民的打擊；而况反投降的結果未佔上風，稍有人心者，就應趁此轉舵，接受人民的呼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團結談商之門未閉，政治協商會議亦已定期舉行，改陽報國，此其時矣！

2. 國內外新聞界的譴責

報紙是人民的喉舌，代表人民說話的，人民有什麼意見就反映在報紙上；不過反投降的報紙例外，因爲牠本身就是一個反動的東西，不僅是代表反動派說話，而且是製造民意的御用機構，淆亂人民的觀聽，我們對於此項反輿論的報紙就根本不應讓牠存在，牠存在一天就應隨時加以指駁，施行消毒工夫，自中共發動反投降以來，國內外新聞界

也靈了開導與糾正的最大努力，先就國內的新聞界說起吧，牠們除了報道許多反投降的正確消息，給人民先打預防針而外，並義正辭嚴的時加譴責，以正觀聽，使含有毒素的新聞無機可乘，此類輿論甚多，不能一一備舉，僅將重慶大公報十一月二十日「質中共」及十二月十二日「請弁停手」的兩篇社論轉載如左，以見國內輿論之一般：

質中共

「如天之福，我們的抗戰勝利了。現距日本宣布投降纔三個多月，全國同胞於欣慶勝利狂歡勝利之後，人人的心頭，又籠上一層深憂，又壓上一塊重鉛。其震盪惶惑的心情，甚至超過抗戰期中任何艱難危險時期。爲什麼？這是因爲人人滿擬從此得見太平且爲光榮勝利的國民，但是現實的演盪，却是一片戰亂兇險的氣象，多少人焦急着勝利不得還鄉，更多少人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復爲亂世的魚肉。明明勝利到來，昇平得觀，紛紛戰亂却又相遇而來，雖不爲之震盪惶惑？」

這局面怎麼來的？在宣傳的攻訐中，政府說中共爭城奪地，自由行動；中共說政府進攻「解放區」，發動內戰。總之，中共是當前局面中的一個主角。我們愛國有心，與全國同胞同其苦悶。我們對這局面會一再向政府與中共進言，以期有補於時局，今天擬特對中共講句幾話。

今天的局面演成，從文獻上尋索，日本宣布請降之初延安總部發佈的朱德總司令的命令是一個根源。那個命令，稱為「延安總部命令」，命令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得繳敵軍之械，受敵軍之降，編遣偽軍，「對任何敵偽所佔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受，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理，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這命令，顯然與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對立，而以獨特的統率，從事單獨的進兵與受降。全國人看到朱總司令的命令，都為國家前途担着憂。幸喜 蔣主席三電邀請，把毛澤東先生請到重慶，商討國事，全國人的心情為之一鬆。毛先生在重慶住了四十多天，團結商談連續舉行，雖無大結果

全國人心... 而從一般空氣上，從發表的「會議紀要」上，總曾給予全國人以企求和平、民主、團結

、統一... 但事實上，當毛先生留在重慶時，山西的爭降戰已在開始，津浦瀋海平

漢三條鐵路的破壞戰已在進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廣大的北方到處起了砍殺之戰。

在這時，山西的長治被八路軍攻佔了，太原被圍攻了，綏東的戰事起來了，到現在戰事

已迫到了歸綏與包頭。在這時，豫西曾有動作，鄂北的襄陽被攻佔，陝北的三邊打起來

，平津近郊，一日數驚。在這時，北方的鐵路段段碎，路軌拆掉，枕木毀棄，橋梁拆斷

，有的地方路荒且被平。在這時，接收東北無消息，共產黨的武力進入了大東北，山

海關方面起了爭戰。這局面，已夠盛了，而還在發展擴大着。這局面，若說是政府進攻

「解放區」，則其國之大，實不礙於原來的所謂「解放區」。若說是爲了爭受降，則被

的傳作義馬占山等，都是愛國軍人，既不是敵人，更不是漢奸。毛先生在重慶時，曾幾

步在公開集會上大聲的說「和爲貴」「忍爲高」；目前這局面，試問中共究會和了幾許

！忍了多少？

漢軍之「國權」人。於勝利之後，有兩種系統的軍隊，即蘇聯與蘇聯，已絕不應撤，蘇聯軍隊應無止境，更如何得了？延安總部的命令說：「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部隊及其指揮機關……」這個「附近」要「附近」到什麼地方？遙遠的大東北也在「附近」之中。東北的三邊，是在後方，並非敵區，為什麼要打呢？看北方的戰亂局面，很給人一種強烈的暗示，是中共意欲憑它的力量，憑它的力量，做到「會談紀要」中所要求的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特殊化。假使做到那樣的局面，那便成了所謂「南北朝」的局面了，國家便被分裂成兩半了。要做成那樣的局面，則兵連禍結，要有多少無辜的生命財產遭殃，國家要被糟蹋成什麼樣子？豈可不加顧念？縱使力征經營弄成那樣的局面，國家真個割成兩半了，請問全國人民是否心甘情願？請問北方人民是否心甘情願？共產黨應該是生長於人民之中的，要實現這個大意願，也應該問問人民的意願。毛澤東先生在重慶時，曾屢次聲言國家應該統一，他也同意本報「不要亂」的主張。今天的局面，很可能把國家弄成不統一，並導國家於大亂，那

豈不也有黨毛先生的本意嗎？

凡是一個政黨，都是爲了爭取政權而組成，所以政黨要爭取政權是應該的。問題在於應該以政爭，而不應該以兵爭。以政爭，是以政策及政績決定勝敗；以兵爭，則是以武力決定勝敗。以政策政績勝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勝的，則必然是強權專制，那是禍亂之源，絕對與民主背道而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可能博得衆人的同情，我們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爭政。共產黨也許要說有兵是一種手段，是一種不得已。但天下事，絕不可不擇手段，手段錯了，則一切全錯；天下事也絕不可諉諸不得已，原諒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諒了。中共可以說，我們的兵是「人民的武力」。這是值得一辯的。兵是國家的，只有國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也無所謂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則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雖說是「人民的武力」，而實際是私兵。舉國紛紛，盡是私兵，則國家必然大亂。我們主張軍隊國家化，就是只許國家有兵，不許人民有兵，也不許黨有兵。我們這話雖對共產黨而說，其實也是對普天之

下的政黨而言，凡是政黨，都不應該有兵。政爭可問是非於人民，兵爭則必打到你死我活，人民都要大量被殺害於爭王霸或寇賊的爭戰中，誰還顧問什麼民意？更有什麼是非？事情鬧到不論是非專門武力的時候，那還不天下大亂嗎？破壞鐵路，陷民生於困敝，爭城爭地，而使血肉橫飛。無論如何，這不是人民的意思。在世界已進化到運用原子能的時代，我們還在以臨市人爲戰的方式打天下，也實在太落伍了。爲共產黨計，應該循政爭之路堂堂前進，而不可在兵爭之場滾滾盤旋。我們希望共產黨爲國家人民爭民主，爭憲政。在這方面，應該一切不讓。同時我們也希望共產黨放下軍隊，爲天下政黨不擁軍隊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權，以爭全國的政權。與其爭城爭地驅民死，何如兵氣銷爲日月光？我們希望中共轉此一念，那不但國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諸公也將被全國同胞絃歌絲繡而奉爲萬家生佛了！

請先停手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在前天的報上，中央發表了與共產黨接洽避免軍事衝突的經過，又給大溪以國內局面的若干資料。政府派飛機到延安去接共產黨的代表，昨天接來大批人，周恩來與王意那類超確定一葉劍英等三十餘人到了重慶。由此看來，大家都在懸念並囑望的政治協商會議，誠有可以舉行的希望。美國新任大使馬基威爾已獲准，數日內即可到中國。由這些事情看來，國內的時局是在展開着，因此也就引起我們的一些希望來。我們希望首先停止戰爭，我們希望先停止蔣政府的獨斷專行，現在我們對於蔣政府願與共產黨先停止戰爭，而不下任何條件之出到對盤旋。我們希望共產黨與國家人員和平民主，而不自日本投降以來，在人們狂歡勝利之時，我們國內動手的局面就在進行。而且是愈派愈兇，弄得今天這樣人人頹廢個個苦惱的局面。這局面真危險。政府很有避免衝突的誠意，而軍事勢難進，停不了手；共產黨天天宣傳不要內戰，而它的手就未曾停過，政府不下命令命令在談商中，在宣傳上，都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竭力避免衝突，願意政治解決。共產黨也不說要革命，且說是實行三民主義，甚至毛澤東先生在重慶時還曾振臂高呼。

呼子將委員長漢復。這給人個以希望。但是，李就未曾停過。罵罵收口說儀
等說，打槍管打。邊說邊打。邊打邊談。而正是談有時停。而打不停！斷續的談，不停
的打！這日，共軍不難退回，國軍在不止去軍，哇！大火苦。對人。對人。對人。對人。

現在周恩來等大批的共產黨代表奔到。是政府派飛機接來的。像似又要談了。無
論是國共兩方單獨談，或是開政治協商會議來談。總之，能談就是好事。但是我們
要問一句：是否還是一邊打一邊談呢？甚至於談完了，而邊照樣打呢？假使如此，則現

在縱然能談，其結果，不過徒然逗引人民起一些可憐的希望，最後還是叫大家失望。假
使如此，則又何必勞動共產黨代表諸君此行，也何苦有此一談？我們知道能談就是好事
，我們也希望在談中尋求解決之道。莫倫在談中能夠得到解決之道。但是，這都是希
望，甚至不過只是一種希望。我們還願意如此希望，並且是極殷切的如此希望。目前我
們也不妨把這希望放在眼上，不管這希望將來能否實現，以及如何實現，我們小百姓願
意在此時過出一個極現實極低關的要求。就是：請先停打！

只要停了手，只要停了打，任你怎樣談，任你怎樣動口，我們小百姓都歡迎！

這可痛而可恥的打，大可停下來了！日本投降後這幾個月中國的內政史，是多麼可痛！多麼可恥！與敵人打完了，自己又打；勝利既然來了，偏不和平。所為何來？日本打我們，是由北方開手；今天自己鬧蹩扭，也由北方開手。抗戰八年多，北方受苦最深最久，今天抗戰勝利了，自己又繼續糟蹋北方，我們的北方何其不幸？北方小百姓犯了什麼罪？要遭這個殃？

北方八條鐵路破壞得爛七八糟，害得北方人有家難歸，有國難投；更苦得地方小百姓，農不能耕，商不得營，流離失所，不得聊生。世界已進步到運用原子能的時代，我們還在拉丁索糧，驅市人爲戰，縱使爭得地盤，又有什麼光榮？像綏包之戰，共軍進攻已兩個多月，共軍打不進綏包，國軍打不退共軍，却大大苦了綏包人民。據綏遠省各人民團體代表材品三報告：「共軍攻抵歸綏城郊時，人民哭聲震天，再度四散奔逃，死亡載道，其情之慘，即當敵寇攻綏時，亦不過如是。」他又說：「壯丁被裹脅，分組縛臂

，驅之前線作戰，以當砲灰。」這種驅市人爲戰的辦法，實在太不人道。又綏包兩地長期被圍，城郊民房拆毀，人民流離失所，四十多萬人民被圍在軍中，坐困愁城，失業無食，凍餒而死者，日有所聞。這實在太慘了！這是什麼爭受降，這是什麼爭地盤，簡直是專門苦害我們小百姓！以這種手段爭民主，只有民遭殃，更從何民主起？請先停手吧！

我們第一要求請先停手，停了手，儘管動口。但在動口時，也請不要堵住人民的耳朵。因此我們還有一個附帶的要求，無論國共兩方單獨談，或是開政治協商會議來大家談，都請准許新聞記者旁聽，將動口的情形公開發表。公開吧！公開是走向民主的必要手段之一。」

其次爲國外新聞界；古諺云：「當局者昏，旁觀明。」國人以及國內新聞界或許爲新華報，新華社，延安廣播，甚至僞裝公正人士的叫囂，鬧昏了頭腦，不能接受中共的解放，並嚴峻拒絕；但國外的新聞界因遠隔重洋，想中共的一手，決不能掩蓋天下人的

噴其反受降行動之批評

耳目；相反的，「旁觀者明，」更能指出中國當前的危機，謂中共反受降行動的錯誤不僅陷中國於長期內戰，抑且威脅整個世界和平，阻滯半個世紀的整個建設過程；不錯，世界和平是整個的，不可分割，舉一髮而牽動全身，羣感灼膚之痛，故紛紛撰寫社評，大加譴責，為節約篇幅起見，僅選摘以下數篇，以推其他：

華盛頓郵報社評

(十月二十五日)華盛頓郵報社評稱：「在世界正將開始建立之前，仍需戰勝一切阻礙，借助軍事以完成應完成之工作，其一即為完成對吾人敵人之全面投降。在遠東方面之投降，係依照盟國最高統帥部所頒第一號投降命令。美國與其同盟國家均同意協助吾人公認之中國政府接受日軍在中國國內國外包括「滿洲」之受降事宜。吾人應知吾人必須支持在中國之美軍，蓋渠等正執行由美方倡議而業經吾人盟友贊同之政策，如美國人民明瞭此事之背景，即知吾人所採政策之不謬，從而堅持之也。大美晚報紐約版稱：

籌國人士有以爲中國共產黨今日行動正爲自掘墳墓之舉，另有人設想如共黨願成放棄其
武裝部隊，以政治方式與談判自求出路，彼等實有變爲中國之強大力量乃至第二大政黨
之可能。」

紐約時報社評

（十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社評研究在華美軍被捲入中國內戰之可能稱：「使所有
美軍退出危險地帶以避免可能危機一節，頗富引誘性，而孤立派與其他黨人復同聲促採
此步驟，並檢討遠東政策之基本原因，原則與方法後，即知此舉將與吾人所堅持作戰以
求之一切如何相悖，且復如何無濟於事與危險。該報並指出因共產黨之叛亂，蔣主席
遂未能順利執行日本投降條款內其所担任之職務。美軍刻正協助蔣主席進行工作，渠
等並非前往與共產黨交戰，或參與中國內戰者，而係依據美國政府之職務，以完成自軍
之投降者，故渠等執行此職務時，應得國內之諒解及支持。」

中共反受降行動之批判

七二

曼哲斯特衛報社評

(十月三十日)曼哲斯特報發表長文評論華北局勢稱：「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已歷九年，今乃互相殘殺，豈非人類愚蠢之大悲劇。中國今日危機起源於政府與共產黨雙方於日本投降後競佔重要地帶，或認為蔣主席禁止共黨收割勝利之美果，未免有失寬大之道。然試問共黨一旦佔據各重要城市後，必將接收日軍之武器與配備，而作永久之計，又將如何。國民政府與延安之所以不能成立協議，乃共黨堅欲控制華北大部區域與維持大軍二十師一點所致，蔣主席之基本方針為建立一中央政府下之統一中國，故不願對共黨作上述一條件之讓步。至於華北當前之混亂局面，有一半乃共黨，多未必為真正之共黨，而為各地之土匪乘機搗亂，蔣主席係代表中央政府，無中央政府即不能成爲一強國。

倫敦泰晤士報社評

(十一月十二日)倫敦泰晤士報本日發表社論，坦白批評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發動內戰之「侵略」行動。泰晤士報社論，「今日中國情勢」複雜危險。對於當前情勢，毛澤東及其同志負有重大責任。該報簡略檢討共產黨部隊自其原有陝西山西兩省之根據地移往綏遠河北及山東三省多數區域之情形後稱：「共產黨決心利用當前情勢，擴充地盤，並故意佔取或破壞鐵路，以使本身與中央政府隔離，從而強化本身之力量。共產黨現所實行之政策如不受理智之約束，則定將釀成內戰，共產黨亦將被視為侵略者。聯合國戰勝，中國展望實極光明，如冒此內戰之危險，則誠屬可悲。中國如再經殘酷內戰之蹂躪，犧牲者將非僅中國一國，中國將因此而阻滯半個世界之整個建設進程。」該報籲請本明智之政治家風度，以消除悲劇之威脅。並稱：中央政府現致方於實現其藉政治途徑與延安覓取協議之既經宣布之政策，最近且復建議謂：共產黨如不再破壞鐵路，即將尊重其目前所處之地位。避免內戰，有賴於每方所能接受之調處方案，重慶協商就一般原則所商之協議，似已接受共產黨所合理提出之一切要求，即被承認之政黨可公開爭取國人

之支持，由法治代替國民黨之專政。共產黨本身解釋謂：其最近行動非係由野心驅使，而係自衛，然而在中國內地保留獨立軍隊及獨立治區乃係挑釁行爲。各大國所承認爲代表中國全國之中央政府，如長久忍耐，其本身權力自將遭受嚴重影響，僅此一點考慮，中央政府所能表現之容忍亦必有限度，中國及盟國之利益，一致要求共產黨應制止其所屬部隊指揮官員之侵略意圖，共產黨所持於新解放區威脅及中央政府威信並使本身立於另一平等政權地位之政策，對中國之進步乃嚴重之阻礙，並使數百萬無辜平民感受新痛苦，而共產黨猶稱：彼等對中國人民之利益固極關切也。

吉爾伯特特投函紐約前鋒論壇報

(十二月十九日)前來華講學之吉爾伯特最近返美，致函紐約前鋒論壇報曰：美國強使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妥協，乃一不合理之舉動，蓋中國共產黨無誠意與蔣主席合作。毛澤東爲其思想所贖蔽，以爲除馬克思主義者外，與任何黨派合作皆爲一叛逆革命

「，橫渠絕不能重與 蔣主席攜手，除非目的在排斥後者。毛澤東非僅一瘋狂之馬克思主義者，且係美國所謂「民主」一義之仇敵。吉爾伯特之結論實基於其所讀之毛氏著作「論新民主主義」。毛氏於該書中稱：英美為帝國主義國家。吉爾伯特謂：吾人亟須注意毛氏之癡惡西方民主國家，渠確信與西方民主國家並肩抵抗日本，為反叛革命之行動，直至一九四四年蘇聯獲得西方民主國家之援助。毛氏亦切望自美國獲得物資之接濟之時，渠仍未自該書中刪去此種思想。

以上國內外新聞界對於中共的譴責，語重心長，完全出諸肺腑；今日的局面，誠如大公報所謂「共產黨天天宣傳不要內戰，而它的手就未曾停過」，試問不停手的打，和平怎麼能談得好呢？中共不僅一面打，一面談，一面談，一面打，而且一面罵，一面談，一面談一面罵，中共這種矛盾的作法，初看起來，鬍鬚會使人墮入五里雲霧中，摸不着頭腦；其實不停手的打，不停口的罵，正是中共反受降的手段，中共明知其不能談而必欲一談，談又不能啓口，但談仍在若斷若續的繼續着，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很簡單的，

就是要以時間爭取空間，達到打的目的，擴大所謂「解放區」的範圍，中共打的目的是否達到了呢？沒有，相反的「同情區」都一天的在縮小，換句話說，「恐怖區」一天一天在擴大，已經充滿了空間，甚至瀰漫到了歐美，引起輿論界的不安，而紛紛加以譴責，可見世界和平可是不可分割的，打罵是得不到同情的。

3. 共軍覺悟份子的懺悔

在共軍中也有不少由事實的辯正而覺悟過來，由破綻的發現而反正過來的份子；事後的懺悔是受不過良心的責備而不打自招的供詞，天良發現，句句都是自心坎中躍出，過去的不必多所遠舉，茲僅就現在孫學山覺悟後的懺悔一事而觀之，已可謂為嘆觀止矣！據十二月十一日報載：

（中央社漢口十二月八日電）六年以前，正當武漢陷淪不久，黃岡縣臨山河有一個青年長工，突然嘗到了國破家亡的苦痛，滿腔悲憤，毅然拋棄家庭，加入到「人民自衛隊」去，做一名「抗日救國」的鬥士，此所謂人民自衛隊者，即是共產黨藉着抗日美名

，別有用心的把戲。他們將這班易欺哄的無知善民農民，騙到遠離家鄉的異地，以遂他們的野心和私慾。這個青年長工叫做孫學山，他就這樣被帶到鄂皖和鄂贛邊區一帶，莫名其妙的「攪」(用孫原詞)了幾年，居然由小兵一躍而為指揮部的副參謀長，兼特務團團長。好容易抗敵勝利了，敵人降伏，國土重光，解甲歸田，此正其時，然而他們却又奉到共產黨的命令，要加緊準備內戰，這使他真有點莫名其妙起來，國家遭受支離破碎的痛苦，於今八年，今勝利到來，百姓急待復蘇，國家力圖富強之際，爲甚麼又要內戰？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伙伴們，也都懷着同一疑問，但慚於共產黨中所謂政治委員們的淫威，也只有悶在心中，不便吐露。不久，情形日漸緊迫，眼看延安來的人們，把所有部隊，大事調整，各地加緊動員，一批一批的向北開走，他明白了，這就是所謂內戰的前奏曲。他意識到他們又將要做些什麼勾當，不禁不寒而慄！他懷着灰暗的心情，拖着沉重步子，向着由別人所指定的目的地前進，他每前進一步，良心的譴責隨着加重一分，他要瘋狂，他不願再「攪」下去了。終於在距今十幾天以前，一個黑暗的半夜，帶着

他所心愛的幾十名弟兄，向國軍駐紮的地方急馳，到達後，藉着當地人民的指引，他勇敢地向國軍某團投誠，他終於卸釋重負的得到了歸宿。這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尤其在這次共產軍稱兵變黨天到地破壞和平的今日，看了更令人興奮。記者得到孫學山業已到漢的消息後，急赴長官部去看這位謙時務明大義的好男兒。

當記者被導引着步入一間辦公室時，見靠窗一角，放置一塵長沙發，那裏坐着一個農村中習見的中年人物。身穿一件青土布夾衫，戴着一頂線織的羅宋帽，經羅科長和郭志助參謀介紹後，原來這位就是我要會見的共產軍團長孫學山。等到接談之後，我又得知這位共產軍團長却是一字不識，可憐像他這樣無知純良的百姓，被愚弄着犧牲在狼吞虎食婪的共黨之手的真不知有多少！

其他首先向記者敘述如何走進共產軍的經過：吳一國軍官曾與孫團長會談，談到孫團長於四月二十七年，日軍侵入武漢後，敵騎所至，應舍為墟，翌年，黃岡縣人民自衛隊，在當時鄂東游擊總指揮程汝懷指揮下組織成立，我只爲了抗日，加入該隊，大隊長就

學現在共產軍長江軍區司令的張體學，他擅自率領部隊前往皖境的彭澤及皖境宿松，太湖一帶活動，我也是當時跟他走的一個。接着把共產黨在鄂東與皖贛邊區的佈署系統約略敘述一遍。「新四軍」以前所劃的豫鄂軍區是由第五師師長李先念兼任司令的，軍區之下，有五個軍分區，張體學是由第四軍分區的司令兼第十四團團長，最近豫鄂軍區已經取消，在豫省的我不清楚，在鄂省方面，武漢以下新設有長江軍區，司令即張體學，該軍區下設第一、二、三三個指揮部，每部有一個團至兩個團不等，至多不過千餘人，我的特務團是屬於第三指揮部司令黃世德，轄有七個連，共約六百餘人，每人有步槍一支，手榴彈兩枚，據我所知，所謂指揮部或團者，有些僅有兵員數十人，最少的有二三十人。」孫學山這時燃起一支烟，似一個整天操作之後的農人坐在莊場上和鄰居談天一樣說着他的黃岡土腔。「在日本投降以後，上面的命令是加緊準備內戰，自師政治部，團政治委員，營教導員，以迄連指導員，工作都突然緊張起來，各地的稅卡，無奇貨物種類，稅率一紙是值十抽三，加緊徵收，他們抽微壯丁，名曰「動員」，所到之

處，也就都動起員來，從今年十月起，陸續分股向豫移動，我們第三指揮部是最後一批，計自十月由彭澤出發，途經黃梅，集中地方武力後，取道蘄春、英山、羅田、浠水、黃岡、直至黃安，沿途全是山區，我同路的這批人，大都感到前途渺茫，抗戰勝利後，還要槍口向裏，沒有比這再不合理，一般情緒低落得難以相信，因此，被殺害的人很少。」他漸漸興奮起來，黝黑的面龐微露紅光。「我並非共產黨員，我們部隊大多數也都非共產黨員，我們都是老百姓，無端被人欺騙，戴上一頂「共」的帽子，已經划算不來，現在若還盲從內戰，究竟所爲何事，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重返家園，安居樂業，不要內戰，不要紛爭。」口沫從他的嘴裏迸了出來。

「就在十幾天以前，我打定了主意半夜裏喚醒跟前的幾十個弟兄叫他們隨我束裝出發，他們毫不遲疑的跟着我，走了三天三夜，已經距離國軍駐紮的地方不遠，我才把我的真意向他們吐露，他們都擁護我，我們帶來了步槍十一挺。」他再說下去：「我們幾十個人，現在生活都蒙優待，非常感激，而最大的安慰，還在我們都像一羣流浪在外的

遊子，今天已回到了家鄉，見到了爹娘。」他忽然有感說：「中央方面的消息，我們一點都看不到，我們行軍時，最前面是政治指導員，他們若看到中央的標語或宣傳品，便加毀滅，不露痕跡，假如他們稍微得知中央方面的情形，我想來投誠的人，一定更多。」至此記者向他表示謝意後辭出，歸途中默默的念着。「回來罷，彼愚弄的善良的人們！」

由以上這駭動人的故事看起來，可以得到以下兩個結論：（一）人心厭亂；「亂極思治，」大動亂之後，人心希望安定一下，這種自然的心理，古今中外原無二致，善良的人固然可以用大戰的大帽子壓迫一時，用欺騙的手段蒙蔽一時；但時間一久，不僅真相可以大明，抑且反筑力亦必逐漸增加，不願再「攪」下去了。而况槍桿對內，自相殘殺？在這種場合之下，縱令中共有偷天換柱之法，泰山壓頂之力，亦不能阻遏住這個日益增長的「人心厭亂」之萌芽。在中共內面像這樣不願再「攪」下去的人還多着哩！（二）天良發現；中共軍既係由豪脅而來，一旦環境給予以提示，就會發覺自己的立場是錯

誤的，這可證明人的良知良覺終久是掩蒙不住的。共軍此次以十萬大兵攻綏而受控于不滿三萬人馬之守軍，即爲一明證，其軍口中號稱十萬，滔滔蕩蕩殺奔而來，解除日軍武裝，迨發覺被攻士兵爲同胞，故不覺洩氣，二竭三衰，以致一敗塗地，孫學山不願再「攪」，下去，也是受了天良的支配，相信像這類的覺悟行動以後還多着哩！

本書脫稿時適逢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有人問我此會有無結果，我的答復是：此會有無結果，須視中共有無誠意，中共有無誠意，須視中共能否放棄武力，中共能否放棄武力，須視中共反受降路線顯否取銷，這個懸案將來自有事實來作答復。

三十五年元月十五日